

樱雪丸通俗日本史代表作（共8册）

作者：樱雪丸

目录

[从哆啦A梦看日本](#)

[从经典动漫看日本](#)

[日本战国史入门](#)

[日本民主史入门](#)

[中日恩怨两千年1](#)

[中日恩怨两千年2](#)

[中日恩怨两千年3](#)

[中日恩怨两千年4](#)

从哆啦A梦看日本

前言

[第一卷 猫眼看日本](#)

[第一章 战时儿童疏散政策](#)

[第二章 大象，大象，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

[第三章 男儿节传说](#)

[第四章 山中鹿之介](#)

[第五章 日本的相扑](#)

[第六章 武藏！小次郎！（日本两大剑豪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

[第七章 水户黄门](#)

[第八章 10000日元的变化](#)

[第九章 招财猫](#)

[第十章 女儿节](#)

[第十一章 战国风情物语](#)

[第十二章 日本的飞天梦](#)

[第十三章 宝藏物语](#)

[第十四章 He Who Me](#)

[第十五章 哆啦A梦告诉我们什么之一：冷漠的日本人](#)

[第十六章 哆啦A梦告诉我们什么之二：战后日本的贫乏物语（上）](#)

[第十七章 哆啦A梦告诉我们什么之二：战后日本的贫乏物语（下）](#)

[第十八章 哆啦A梦告诉我们什么之三：报仇物语](#)

[第十九章 哆啦A梦战后特典：东条英机](#)

[第二十章 哆啦A梦特典：日本昔话](#)

[第十八章 藤子•F•不二雄列传](#)

[第二卷 哆啦A梦的那些事儿](#)

[第一章 大雄为什么是大雄](#)

[第二章 静香=幸福的未来？](#)

[第三章 完美的男人——骨川小夫](#)

[第四章 梦幻少年出木杉英才](#)

[第五章 传说中的白富美——源静香](#)

[第六章 《哆啦A梦》语录](#)

[第七章 再见，哆啦A梦](#)

前言

话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某个元旦，那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三年级小学生野比大雄正在家中很爽地优哉游哉享受新年，同时做着各种不怎么切实际的梦想，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抽屉里传出了一阵类似于贞子出动的怪音，侧耳细听发现似乎说的还是日语，大致内容是你今后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的，你三十分钟之后会上吊四十分钟后会受烤刑之类的诅咒式预言。就在大雄满世界寻找声源的当儿，书桌的抽屉突然就被推开了。

“哟，我是哆啦A梦。”

一个时代就此被拉开了序幕。

不过当时的大雄显然没有那么波澜壮阔的感想，因为从抽屉里冒出来的是一只浑身蓝色，长相酷似狸猫的可疑家伙，虽然他自我介绍是来自22世纪的猫形机器人，身负拯救野比大雄悲催命运的重责，但怎么看都怎么觉得不靠谱。

在这一系列的不靠谱中，动画也就这么开始了。

仔细算来，已经四十年了。

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看着大雄静香小夫胖虎他们一起笑过，一起哭过，一起闹过，一起拯救过宇宙，一起保卫过地球，我们看惯了大雄那边跑边哭还顺带摔上一跤的求救，也听惯他那声如同秦香莲喊青天般饱含怨念的“哆啦A梦！！”呼声。同时，我们也见惯了哆啦A梦从他的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虽然有时候忍不住会想，既然有那么多好东西干嘛不善加利用去征服世界呢，不过在大多数时候，还是看得相当乐此不疲。

也不知何时，一个戴着眼镜总是一事无成的男孩和一个明明长得和狸猫没两样却总要自称是猫的铜锣烧控机器人已经悄然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些孩子的陪伴下，我们也渐渐的从孩子变成了大人，而他们，则继续陪着又一代的孩子以及现在的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孩子，就这样，年复一年。

或许这部片子已经不再是仅仅一部动画片这么简单的概念了，文艺地说来，它应该是烙印，一个时代的烙印。

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套社科类的百科全书，除了反应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之外，还无处不洋溢着各种历史梗，虽然不能说看懂了哆啦A梦就等于看懂了日本这样不靠谱的扯淡之言，但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增进对日本的战后文化以及当时日本人的社会常态，国民生活状态以及儿童心理等方面的了解，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哆啦A梦学（真有这门学）方面著名权威，日本富山大学教授横山泰行的论调。

再者说了，把里面的各类梗挑出来围观围观，其实也蛮有趣的。

第一卷 猫眼看日本

第一章 战时儿童疏散政策

出处：第三卷 百合般的女孩

那个女孩，打个比方的话，就像一朵白百合，皮肤雪白，头发长长，大大亮亮的眼睛。

那时日本的城市差不多每天都要遭到空袭，所以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离开家人到遥远的乡下去避难，和老师，同学住在一起，这称之为小学生疏散。

当时几乎没什么学习环境，尽让我们干一些挖防空洞啊耕地之类的事情，肚子老是饿着，没有食物的痛苦你们这一代是难以理解的。

有一天，我遇见了那个女孩，那是在傍晚的河边，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可是，从她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她给我的安慰，少女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后，便消失在了暮霭之中。

某天吃过饭，大雄他爹野比大助心血来潮，给大雄跟哆啦A梦讲了这么一个凄美绝伦的故事，时间是昭和二十年（1945）的6月20日，从大叔那一脸回味无穷的表情以及被老婆知晓后那尴尬的反应来看，故事中的少女，应该是他的初恋情人无误了。

于是大雄八卦精神顿起，坐着时光机和哆啦A梦一起来到了回忆的当天，想亲眼见一见那位百合般的少女。

结果美女没见着，霉运倒是遭了一堆，先是他爹的老师把大雄当成了大助，不仅逼着那倒霉孩子去种地，还饱以老拳地迫使大雄给自己理了个难看的光头，可怜的他这辈子就没干过这种差事，忍无可忍之下不得已丢下锄头逃走，不曾想慌乱中又掉进了粪坑，这可忙坏了哆啦A梦，又是给大雄找小河洗澡除臭，又是帮他去农家偷衣服，顺便还摸出了22世纪最新生发灵，倒在了他的头上。

美中不足的是，因为附近似乎没有住男孩子，所以只偷来了一套姑娘穿的连衣裙，而那瓶生发剂的效果倒是出奇的好，大雄不但长出了头发，还长成了一头靓丽多彩的黑长直。

与此同时，大雄和哆啦A梦哥俩也在一条小河边看见了情绪极度低落，饿着肚子还想着妈妈并正怀着自杀冲动的野比大助，正在大雄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哆啦A梦突然惊叫了起来：

“百...百合美少女！”

是的，天生丽质（和小夫跟胖虎相比）的大雄外加一头长发和一身连衣裙，俨然一副动人少女的模样。

于是伪娘大雄顿时明白了一切，他拿过哆啦A梦递来的巧克力，怀着复杂的心情和眼神，一步一步走向了大助...

这集总结起来就是说，大雄他爹的初恋情人，其实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重口味的鬼畜一幕啊。

OK，猥琐的展开到此为止，本章作为历史部分的第一章，要说的主题显然不是那么毁童年的东西，而是那道把小学生都弄到乡下去的著名政令，正确的全称是战时学童疏散政策。

所谓疏开，实际上是二战时期日本的军队用语，意思是拉开间隔，保持距离，说得难听点，就是分散撤退。

且说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因日本吃饱了撑着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袭击，以至终于将一直在围观二战态势的美国给拖下了水，从而引爆了太平洋战争，在那之后，传说中的大日本帝国便这么深陷在了美帝国主义飞机炸弹的汪洋大海之中，不仅战场连连失利，就连国家本土也未能幸免，美日交战不过数月之后，美国的轰炸机就光临了日本列岛，先是在工业区和繁华的商业街道丢炸弹，之后连居民区也不放过，反正是只有能炸的地方就往死了炸。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日本政府一开始提出的对策叫本土决战，具体的操作手法是把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一人发一根竹枪，让他们进行训练，同时声称只要精神在，竹枪也能捅飞机。

知道什么叫竹枪吧？对，就是削尖了的竹子。

拿着被小刀片削过两三刀的晾衣杆当然不可能打赢飞机大炮，所谓的本土决战导致的后果只能是一亿玉碎，所以很快政府就明白不能这么搞下去了，硬抗是肯定不行的，只能躲着走，也就是要疏开了。

在刚开始，疏开仅仅不过是普通的民防行动，就是让老百姓钻防空洞一类，后来随着美军的空袭威力日渐上升，一来是没那么多防空洞可钻二来是很多时候空袭来得太突然来不及钻，往往就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在这伤亡中，反应慢，运动差的儿童占了绝大多数，于是就有人提出，孩子是未来，为了保障我大日本帝国的未来，不如把城市里的孩子送乡下去避难吧？

这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当时只能是这个办法了，所以在昭和十八年（1943），日本首都东京率先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在校儿童离开城市，躲往乡下，次年（1944）7月，正式开始实行，即学童疏开政策，之后，被全国推广。

当时的疏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集团疏开，另一种叫缘故疏开。

集团疏开，指以学校为单位，或一个或几个地这么集体转移去乡下，然后再由学校统一安排衣食住行，每月生活费在10日元（当时教师月工资大约300日元）左右，住在一个叫学寮的地方；缘故疏开就是说这孩子在下乡有亲戚，可以自己过去避难不用跟着学校走，放今天实际上也就是住校生跟走读生的区别。

根据统计，昭和十九年（1944），仅东京一地，符合疏开条件的儿童有42万多，其中超过30万被疏开；昭和二十年（1945），也就是大雄他爹回忆中的那年，登记在册需要疏开的孩子有96万，其中超过60万被送去了乡下。

留下来的孩子大多是以家庭条件不好（那一个月的十块钱是要自己出的）或者身体不太健康等原因不去的，虽说是这样那样的缘由，但却清一色被认为是胆小的，卑怯的，普遍遭到来自各界的歧视，甚至还有被留守学校的老师加以体罚的现象发生。

那么，那些下乡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因为缘故疏开等于是在亲戚家过寒暑假，生活相对比较自由而且丰富多彩，所以在此忽略，我们要说的，是集团疏开，也就是大雄他爹过的生活。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叫早请示晚汇报。

每一个疏开孩子在宿舍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不是洗脸更不是吃早饭，而是唱歌，歌词主要有四句：

“我们是大日本的少国民，大东亚战争一定会胜利。”

“我们是军国的孩子，从心底里感谢前线士兵们的恩情。”

“我们是战火中的孩子，将为自己的祖国尽忠尽力。”

“我们是XX（学校名）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做什么，都有舍身成仁的觉悟。”

唱完，那就去洗漱，去吃饭了。

不过吃饭归吃饭，表忠心还是不能忘的，话不多，两句，饭前饭后各一句：

“感谢大君（天皇）赐予我食物，让我有了强健的体魄和力量。”

“感谢大君赐予我食物，给我的灵魂注入了营养。”

这话说的真叫一个豪迈冲天，仿佛吃了这顿直接就能变成超级赛亚人然后赶前线完爆英美鬼畜了，但实际上给予孩子们强健体魄和力量的食物，不过是一些地瓜汤，而且数量相当少，有时候甚至一顿饭每人只发三四颗大豆。

这也就引生出了第二个关键词：饥饿。

由于大君赐予的东西实在有限，所以只能自己动手，虽说丰衣足食是不敢期待的，但要求个别饿死荒野，还是问题不大的，毕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集团疏开的那些孩子们尽管有老师跟着，但读书学习是肯定不能够了，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为了食物而奔波。

小一点的孩子上山去捡柴，大一点的则帮忙种地，这是明面上朝九晚五的工作，可毕竟种瓜即便得瓜却不能立竿见影，为了能有效率的填饱肚皮，学生们在种地之余，还会到山林里去寻找一切能吃进嘴里的东西——蛇，青蛙，甚至是老鼠。

即便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的，而是大孩子们的专利，年幼体弱的小朋友，只能摘点野果，挖点山菜了。

虽然我真心觉得后面的比较好吃。

除了饥饿之外，生活环境也相当成问题，也就是第三个关键词：肮脏。

现在的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通常是很爱干净的，每天必洗一次澡什么的，但这套生活方式在学寮里显然是行不通的，非但没什么洗澡的机会，而且连个人清洁也很难展开，所以那地方往往是老鼠虱子丛生，一到休息天，所有的孩子都会把被子拿到屋外抓虱子，同时为了方便起见，男生清一色都是光头，在极端一点的学校里头，连女孩子也得当尼姑。

不过以上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对于那些被疏开的孩子们而言，真正糟糕的是第四个关键词：恐惧。

尽管孩子们都身在乡下，但心里想的却是东京的父母家人，本来在一开始的时候每星期还能收到那么几封信甚至几包糖的，但后来随着战争的深入败局的扩大，邮政系统也被打的半残了，所以等于是和东京切断了联络，被隔绝在了荒山野外，同时，各种谣言也不胫自走，比如说什么日本战败了啊，谁谁家的小区被炸了啊，谁谁谁的爹妈被炸死了啊等等，即便是毫无根据，可架不住说得有鼻子有眼，更何况听这话的又都是小孩，那当然会信以为真。

也难怪大雄他爹到最后想跳河，这种生活谁过了都得崩溃。

昭和二十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但这些在乡下疏开的孩子们，却依然无法回家。

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连居民小区都不吝炸弹，更何况铁道公路乎？

所以绝大多数集团疏散的孩子一直到了当年的11月才得以踏上回家路，最晚的，则一直到昭和二十四年（1949）冬天，都还在乡下啃地瓜。

而回到城市里的孩子，也不是说从此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了，迎接他们的是已经快被炸成废墟了的满目疮痍和或死于空袭或亡命战场的亲人骨灰。

当时的日本，有将近4万疏散儿童在回到家乡后成为了孤儿，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沦为了街头的流浪儿。

此时此刻，这些孩子已经再也不是什么为了大东亚圣战一心奉公的少国民了，而是成了警察驱逐，大人们唾弃的垃圾。他们的死活，没有人会放在心上。

“需要人们为他去死的国家，还是灭亡了的好。”

有时候想想，这话说的真心不错。

第二章 大象，大象，你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

出处：第五卷 大象与叔叔

这是非常感人的一集，曾经被评为年度经典从而在屏幕上反复播放。

话说大雄有个叔叔，从小热爱动物，尤其喜欢大象，小时候只要得空就泡在动物园的大象馆，就跟我小时候没事儿经常去看熊猫一样，只是野比叔叔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恰巧碰到战争，天天美军来空袭，于是哥们儿只能随大流被疏散到了乡下，但身在曹营心在汉，天天都想着那头叫大夫（最新动画版里叫花男，日语中花和鼻同音）的大象，等到战争一结束，他回到东京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拔腿跑去大象馆找大夫，但非常遗憾的是，饲养员告诉他，大夫在战争的时候，被军方给杀死了。

插一句，当时日本军方确实有针对大型动物的抹杀行为，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天天空袭，万一哪天把笼子给炸开了个口子，那狮子老虎跑出来伤人就麻烦了。

但哆啦A梦和大雄这对逆天组合显然并不认同这种事情，他们决定拯救大夫，于是便坐上了时光机，来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

经过跟动物园以及军队方面一番斗智斗勇后，哆啦A梦先将大夫用缩小灯缩小，再用邮政火箭把他送去了故乡印度，不仅再度篡改了历史，也同时篡改了大雄叔叔的记忆——哥们儿在大雄家正说到伤心唏嘘处，突然就峰回路转又一村：“当年，我在印度探险迷了路，弹尽粮绝正以为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忽然就被一只大象背着走出了山林，仔细一看，居然是大夫...”

嘛，不管怎么说，结局很圆满，可喜可贺，可口可乐。

本篇仍是一如既往地沿袭了作者藤子·F·不二雄的反战风格，尤其是当哆啦A梦谈笑风生地对那位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军官说“战争的话你就别担心了，日本战败咧。”的时候，真心是蛮帅的，帅的都让我有了一种哥们儿那1米29的腰围被缩小至1米28的错觉了。

和野比大助去农村插队落户一样，动物园里头杀大象也是源自有典可查的真实历史，标准的说法叫做“战时猛兽处分”。

话说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军方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明白，出来混是要还的，自己多年来只单方面侵略别人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该是挨打的时候了。

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一年，根据东日本司令部的指示，东京上野动物园出台了《动物园非常处置纲要》，用以应对非常时期发生的非常事件。

所谓非常时期，其实指的就是美军来空袭的时候。

在纲要中，动物园把动物按照危险度分为4类，并明确指出，在今后的日子，美国必然会空袭日本本土，为了避免动物园里的猛兽趁着笼子被炸坏的当儿逃出去伤人，所以必须要做好防范措施——在空袭频发的时节，将上述4类猛兽依次处死，处死的方法通常是毒杀，若是空袭来得突然，也可直接就地当场射杀。

这个纲要虽然颁布，但当时日本还并未遭到美军空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过是一张白纸黑字外加红印章的文件而已。

到了昭和十八年（1943），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美国飞机隔三差五地就会光顾日本领空，于是日本人也不得不真真切切地开始考虑，到底应该怎么处理那些动物园里头的大家伙。

当年8月16日，新到任的东京都长官大达茂雄下令上野动物园，要他们在一个星期内将园里的“第一类猛兽”全部处死，一匹不留。

所谓第一类猛兽就是指危险度最高的那些动物，总共有14种27只。

大达长官在出任东京之前是新加坡的殖民军政担当，他深知南洋战场的水深火热，也非常明白日本本土沦陷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上台就防患于未然，拿大型动物开刀。

对此，动物园方面虽有不满，但无奈军令如山，也就只能接受了。

顺便一说，27头所谓的“猛兽”里，其实还包含了一只出生不到半年的幼豹，这怎么看怎么都属人畜无害，但大达茂雄依然执法如山地下达了处死令。

8月17日，两头棕熊先被毒杀。

20日，一条蟒蛇，一条响尾蛇和一头美洲野牛死于刀下。

为了避免枪声引发市民恐慌，所以那些猛兽多是用毒药毒杀或是高压电电杀等方式，也有少数用刀捅死或是活活饿死。

9月23日，包括那头半岁幼豹在内的27头猛兽被全部处死完毕。

在这一连串的杀戮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三头印度象之死。

顺便一说，藤子·F·不二雄的《叔叔与大象》一篇，正是取材于此。

三头印度象，两母一公，两头母的分别叫多奇和花子，公的叫乔恩。

乔恩性格暴躁野蛮，属动物园一霸，所以他是和两头棕熊一同列在第一批被杀名单里头，只不过大象毕竟是大象，皮厚肉糙很难将其迅速弄死，所以园方决定将其饿杀。

从8月17日一直绝食到29日，乔恩被活活饿死在笼子里头。

乔恩的死，虽说让人感到伤心，但也无可奈何，因为这家伙真的是性格暴烈，属真正意义上的猛兽，一旦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但剩下的多奇和花子却非常听话，性格也很温顺，所以他们的饲养员菅谷吉一郎恳求动物园领导，放两头大象一条生路。

当时的园长叫福田三郎，他也不愿意看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动物就这么被弄死，于是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说是把多奇和花子送到东京外的动物园里，也不光是大象，包括其他的动物，能送走的都送走，不能送的再想其他办法。

然而，正值此多事之秋，谁家的日子都不比谁家舒坦，处死大型动物的命令不光东京有，其他地方也有，故而尽管福田园长先后给仙台的仙台市动物园以及名古屋的东山动物园写信请求收留自家的动物，但均遭婉拒；倒是香川县高松市的栗林动物园表示愿意接受那只幼小的豹子，而位于东三省伪满洲国境内的新京动物园因为无空袭之忧，所以也来信说是可以接纳大型的爬行类动物。

事情走到这一步应该说虽然不是百分百完美顺利，可好歹也算是救了不少性命，所以上野动物园方面一边千恩万谢地开始安排那几头有了着落的动物，一面继续帮多奇和花子找新的归宿。

但很快问题就来了。

大达茂雄长官闻讯之后，亲自来到上野动物园，表示自己圈点的那27头猛兽必须就地处死，决不允许运出去。

理由是一来战事吃紧，交通线繁忙，运军需都来不及还有空帮你运大象？二是万一运输途中遭到空袭有个意外动物逃出来怎么办？

就这样，最后的活路也断了，园方只能向着那些曾被自己当做孩子般抚养的动物们痛下杀手。

9月11日，花子饿死。

9月23日凌晨2点42分，27头动物里最后的残存者母象多奇，停止了呼吸，在此之前，她已经整整30天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

虽然表述只需要短短的两句话，但这一个多月的日子，对于众饲养员尤其是菅谷吉一郎而言，却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噩梦。

和《哆啦A梦》中描述的一样，原本军方想将花子和多奇毒死，还主动下发了带毒的饲料，可当菅谷吉一郎一百个不情愿地将饲料丢入笼中后，却被两头大象成功识破，连碰都没碰。

之后，又决定用注射毒液的方式杀死她们，但仍然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不得已，下达了饿杀令。

在一个多月里，用尽无数办法，只为杀死和自己朝夕相处多年的伙伴，这一份难受或许只有当事人才会明白。

而这一切都被福田三郎记载进了自己的日记，并于战后发表，昭和三十三年（1957），著名导演山本嘉次郎以此为蓝本，拍摄了电影《象》，风靡一时。

再说继上野动物园之后，日本其余各地的各处动物园也都纷纷开始处死园内猛兽，在之前提过的名古屋东山公园里，尽管园长北王英一拼死抗命，但终究是抵不过军队的真枪实弹，仅昭和十八年（1943）十月，园内就有52头狮子死于枪下。

此外，大阪的天王寺动物园处死了10种25只动物，京都动物园处死猛兽13头，等等。

总之，日本的大型猛兽基本全灭，战后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当时日本境内动物园里头，大象只剩下3头（两头位于东山动物园，是北王英一园长的战果）；长颈鹿只剩4头；黑猩猩只有1只（仍是东山动物园的），没有等等。

其实，在战争降临之时将动物园里的猛兽处死的情况相当普遍，可以说是各国都有，日本绝非个例，但只要一想到因为人类的欲望而让那些无辜的动物遭到牵连以至丧命，心中仍会油然而生一种说不出的恶心。

只能祈祷战争不再，和平永驻了。

第三章 男儿节传说

出处：第六卷 鲤鱼旗

男儿节那天，可恶的有钱人骨川小夫又趁着得空的时候在那里当众炫富，又是带着大家参观自家的庭院，又是给大伙看自己的鲤鱼旗，最后还洋洋得意地来了一句：“男儿节没有鲤鱼旗那简直是太可怜了。”

结果真有一个可怜的穷孩子，家里因为过于贫困而买不起鲤鱼旗，所以独自一人抹着眼泪离去了。

小夫知道真相后当时就觉得很内疚，要把自家的鲤鱼旗给剪了以示赔罪，但被哆啦A梦给拦了下来，表示自己有办法让鲤鱼旗生鲤鱼旗。

最后的结局是在22世纪的高科技帮助下，无所不能的哆啦A梦果然让那个穷人家的孩子有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面鲤鱼旗。

于是这集的主题也就被确定了——男儿节。

日本的男儿节是每年的5月5日，同时那一天也是全日本范围的儿童节，日语叫子供の日。

不过你或许不知道，这男儿节在很多年前，其实是女性过的节日，堪称是日本的妇女节。

5月5日过节，这是从中国传来的，因为这一天在中国也是个著名的日子——端午节。

大约在隋唐时候，便有中国人将端午节的一整套习俗，比如在门口插菖蒲驱虫辟邪啊，或者是弄点糯米包个粽子啥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儿，因为尽管乍看之下事情本身确实有些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是意义重大——在农耕时代的日本，每年的5月正好是播种的春耕时节，信奉万物皆有灵的日本人无不把这吃粽子插菖蒲的活动视作祭拜田间神灵的一种形式，所以在吃插之余，他们还会打扫自己的农舍，希望以一种崭新的，干干净净地姿态来迎接到访的农田大明神，以便让他保佑全家这一年能有个好收成。

由于无论是包粽子还是扫屋子，一般总是由农家的女主人来完成，所以时间一长，这端午节也就变成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节日，久而久之便从端午节演变成了妇女节。

当然，话是这么说没错，但其实在那天日本的女性们并不如三月三女儿节那样有人偶之类的好处，只是单纯地做家务，所以说是妇女劳动节恐怕更为妥当。

这种情况到了镰仓时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倒不是说妇女翻身解放了，而是男人开始插足了。

镰仓时代也称镰仓幕府时代，是日本第一个由武士所开创的时代，在武士们眼里，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其程度甚至能不亚于新年。

这主要是因为“菖蒲”。

在日语中，菖蒲的发音和尚武非常相近，对于以戎马一生为生涯荣耀的武士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口彩，故而从镰仓时代开始，每年端午，幕府将军和各地诸侯必然会举行盛大的庆典，同时也要主办一些诸如相扑比赛，跑马比赛等能彰显武勇的活动，以示尚武精神。

其中，跑马比赛因为在观赏性方面比较出众，而且也比较贴近武士的日常生活（骑马砍人），故而很受

欢迎，甚至连天皇都对此发生了兴趣，特地下诏，在端午节的那天，以皇家的名义举办跑马比赛，地点选在了京都的贺茂别雷神社，此后这个惯例被保存了下来，并被称之为茂雷竞马，到了战国时代，因为战乱迭起天下混沌，所以皇家也败落了，天皇最窘的时候过年连一块年糕都吃不上，自然哥们儿本人也就顾不得再在端午节玩赛马了，于是这项盛大的娱乐活动只得落在了实力派诸侯的手里，比如织田信长，再比如丰臣秀吉，而在经这两位之手后的茂雷竞马，其本身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原先单纯地比谁家的马儿跑得快，发展到了不光比快，还比谁的马长得更漂亮，同时也要比一比参赛者带来的跑马的数量是不是够多，最好能组成一个更快，更漂亮并且更庞大的战马方阵。

所以在信长和秀吉执掌天下的时代，每年的端午，都是武士们的节日——从原先的妇女劳动节，莫名其妙地就演化成了男人的炫富狂欢节。

这简直就跟今天的F1赛事那样让人热血沸腾。

而端午节和男孩子扯上关系，那则是江户时代的事儿了。

话说德川家康消灭了丰臣家，统一了日本之后，扶桑大地终于是迎来了久违的和平，不过这日子虽说是太平了，可天下毕竟还是武士的天下，这尚武精神可不能忘，非但不能忘，还要代代传承，把尚武教育当成基本国策来搞，于是这5月5日的尚武节，便成了一年一度武士们用来教育孩子不忘根本的好时节了。

在那一天，家中有男孩的武士家，都会准备一套少儿专用的铠甲装束，以祈祷孩子以后能武运长久，同时也会在院子里升起印有武门家纹的旗帜和随风飘扬的风向袋。

不过，由于上述的这些东西都是武士专用，所以一般老百姓的孩子，都是没资格过这个节日的。

到了江户时代的后半期，有人觉得单单挂风向袋看起来不美观，于是便将其外观改制成了鲤鱼的模样，因为鲤鱼素有跳龙门的典故，挂着鲤鱼风向袋，有出人头地的意思，这便是现在家喻户晓的鲤鱼旗的原型。

明治维新之后，因为提倡四民平等，不再严格地区分士农工商，所以鲤鱼旗也开始走进了普通人家，只要你买得起，只要你家有院子能插旗杆，那么你的孩子就能过上一个传统的男儿节。

第四章 山中鹿之介

出处：第八卷 辛苦酱

大雄一个人呆在房间里进行着名为读书实为摸鱼的“学习”，在又是发呆又是玩笔玩闹钟的一番苦熬之后，总算是给他挨到了一个小时，正待出门玩耍，却迎面撞上了他爹野比助。

野比助表示老子早就盯上你了，你刚才玩闹钟挖鼻子磨洋工我都看在眼里，你给我过来，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注意了一下你的学习，你总是逃避一些困难的问题，专挑简单的活儿干。”野比助点上了一支烟，“现在的你就像水一样只愿意往低处流，这可不行啊少年，等你注意的时候，你已经跌入谷底了！”

大雄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你不要总以为吃苦是一件坏事，俗话说，艰难才能见真功，你懂不懂啊？”野比助越说越激动，“很久

很久以前，有个叫山中鹿之介的武士向月亮祈祷，祈求月亮能给他七苦八难的磨练，人生的意义可不就是这样在逆境中不断地拼搏么？！你也要向他一样，不许逃避困难！越是艰苦，越是要抗争！”

一番话当场就把大雄给说燃了，他意气奋发地跑到了哆啦A梦跟前要他拿点能让自己做事变得艰苦的道具出来，哆啦A梦想了半天，终于拿出了一个小罐子：“这叫辛苦酱，你吃了一点儿之后，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一波三折。”

最终的结局其实挺惨的，只舔了一口酱的大雄绕了七八个圈子才吃到了近在眼前的点心，而野比助更倒霉，为了向儿子展现自己不畏艰难困苦的男人一面，他一口气吃了大半罐儿，结果为了抽一根烟不得不钻木取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的艰苦是应该去勇于面对，可也别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地去人为自己折腾自己，没意思。

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武士，他叫山中鹿之介。

这是我人生中接触到的第一个真实存在于世的日本人。

而大雄他爹嘴里的那句月下祈祷七苦八难，则是日本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件事。

且说山中家十岁的小武士甚次郎有一天被哥哥叫了过去，他的母亲也正端坐一边，而在两人的跟前，放着一个装饰有月牙和鹿角的头盔以及甲冑一套。

“甚次郎。”他哥哥缓缓开口道，“这副盔甲乃是祖传的宝物，从今天起，就送给你了。已经上阵杀敌过的你，是有资格拥有它的。从今往后，你要和它一起，为我山中家争光。”

甚次郎满心欢喜，连忙低头拜谢，并口头保证一定不辱先祖的遗宝。

“甚次郎。”接着是山中夫人，“你穿上了它之后，还要想到我们山中家世代代侍奉的尼子家，虽说现在在尼子家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但这都是毛利家所害，所以你要时时刻刻记住，自己的敌人是毛利家，总有一天要将他们如数消灭，恢复尼子家昔日的风采。”

甚次郎听着听着，眼角不知何时就渗出了泪花。

这天，他以头盔为样本，改名叫山中鹿之介幸盛，并在当日晚上，独自跑到山上，对着弯弯的月牙暗自起誓道：“愿我今后能尝尽七苦八难的磨练。”

这个桥段在日本相当的有名，当年一度被选作小学语文教科书课文，而山中鹿之介本人在这几百年来也是一直以不事二主的忠臣典范出现在各类作品中的。

他出生在日本的出云国，即现在的岛根县东部。当年的出云，是日本的著名产铁地，而且还有不少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港口，所以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都排在整个日本的前列。而统治出云的尼子家，自然也就成了附近势力最大的诸侯了。

尼子家的当主叫尼子经久，是战国时代典型的靠下克上来白手起家的人，在他的带领下，尼子家最强大的时候一度拥有11个藩国，几乎占据了整个日本中部地区。而且这老头儿还挺能活，一直到天文十年（1541）才驾鹤西去，享年83岁，在那个时代，算是高寿中的高寿了。

不过，到了山中鹿之介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尼子家已经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被人打落到了下风，那个人，就是拥有战国第一智将称号的毛利元就。他的发家史在这里并不打算细说，总之，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导致了尼子家家道中落，一日不如一日。而毛利家偏偏还很落井下石地常常发兵犯境，鹿之介的父亲山中幸满就是在和毛利家的作战中不幸被冷箭给射死的。因为战争的频繁，导致了尼子家很多武士不得不在相当年幼的时候就随军作战，像鹿之介本人第一次上战场的年龄就不过8岁，但是小朋友勇敢倒是很勇敢，不仅没被打死，还杀死了一个敌人并砍下他的首级，一时间名声鹊起，人送外号出云之鹿。

虽说毛利家的侵略隔三岔五，但好在尼子经久在死前修建了一座难攻不落的城市——月山富田城，尼子家的人们以此为据点，跟毛利家死缠烂打了好几年都没让对方给灭族。

在这连续七八年的战争中，山中鹿之介也从原来的一介小学生武士成长为了一个高大俊朗的少年武者，而且因其作战勇猛，出云之鹿的名声也越叫越响，四方八里无论敌我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再说毛利家有个猛将叫品川大膳，此人石见国（岛根县西部）出身，外号石见狼，口头禅是终有一天我要宰了山中鹿之介。为此，他还特地改名为惚木狼介胜盛，原因是鹿吃了惚木的嫩芽会脱落鹿茸，而狼则以鹿为食，这跟几百年后刚毅弄了个吃羊驱鬼的虎神营属同一性质，都是又傻又没用的举动，偏偏当事人还不觉得，总感到自己很帅很聪明，那也就没辙了，只能由着他去了。

可能是老天见品川大膳这么整天嘴里念叨着要砍山中鹿之介念叨地都快要发疯了挺可怜的，所以特地给了他一个机会，永禄八年（1564），毛利军从三处对尼子军发动总攻击，逐渐对富田城形成包围之势，尼子军则依托坚固城池勇敢作战，其中，山中鹿之介防守的那个关口，正好是由品川大膳负责攻打的。

是日，品川大膳在城下一条叫富田川的河岸上看到一名身着赤丝威大铠、头戴鹿角三日月盔的武将在对岸疾驰。他知道这就是自己日夜寻找的山中鹿之介，于是便大喝一声：“出云鹿！你有种前来单挑吗？！”

不等对方答话，品川大膳就弯弓搭箭猛地朝鹿之介射去，打算就这么直接把他给狙死拉倒。

同在河边的尼子家家臣秋上伊织介见状，怒吼一声：“你单挑还放暗器，也太不要脸了吧？”

说着，也拿出了自己的弓箭给了品川大膳一发，这箭射得相当准，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弓弦给射断了。

品川大膳丢了破弓，拔出四尺弯刀朝山中鹿之介冲去，而鹿之介也早已握刀在手，双方就此展开白刃战。

打了几个回合，大膳觉得拿刀太麻烦，于是便将手里的刀往边上一丢，径直朝鹿之介扑了过去，死死地抱住其肩膀不放，而鹿之介虽说利刃在手，但因为拿的是长刀，近距离肉搏施展不开，可又舍不得丢到，所以一时间进退两难，只得一手拿刀一手御敌，相当被动。

品川大膳趁此机会又连连发起了进攻，将鹿之介一把摔在地上，他手里的刀也被甩出老远，这回是想要也要不着了。

接下来鹿之介努力站起来，品川大膳又扑上去想将其压倒。

一个挣扎，一个要压上去，两人纠缠在了一起很久。双方围观的其他士兵看了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突然，品川大膳惨叫一声，慢慢地从鹿之介身体上方滑了下去，众人再看鹿之介，只见他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带血的短刀——是在两人肉搏的时候猛然以左手抽出的。

被捅了黑刀的大膳自然再也没了反抗的能力，就这样被山中鹿之介割下了首级。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我出云鹿今天击杀了石见狼！”

鹿之介手里拿着人头大声喊道。

然而，这场单挑的胜利不过是整个战争过程中的一朵小浪花，对于全局起不到任何作用。永禄九年（1565），月山富田城完全陷入了毛利军的包围中，毛利元就知城池固若金汤，所以也不急着强攻，而是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方式，打算将尼子家活活困死。

很快，城里的粮仓就见了底，再加上尼子的首席家老宇山久兼又因为尼子义久中了离间计而被杀。所以城内人心惶惶，士气低落，不断有人逃跑。最后总共只剩下大约三百人左右，尼子义久知道再也无力回天，不得已自缚开城投降了毛利元就，被押解到安艺软禁，后来削发为僧，在木鱼声中度过了余生。当

年曾是日本中部一哥的尼子家，就此灭亡。

好在山中鹿之介因为之前和品川大膳单挑的时候受了伤，出城跑外地疗养去了，这才没有遭到被俘之辱。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游走全国，一边修炼本领一边寻找复兴尼子家的机会，永禄十二年（1569年），鹿之介协同原尼子家重臣立原久纲在京都寻访到了尼子家的遗孤——在东福寺出家的孙四郎，他还俗以后改名尼子胜久，成为了尼子氏再兴的旗头。据说，胜久是个文武双全，拥有仁爱之心的名将，作为当主也得到了家臣们的爱戴。

此时又恰逢毛利家正和大友家在北九州开战，无暇东顾，鹿之介等人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决定起事。

这一年，鹿之介等三百多名尼子遗臣宣布了尼子再兴，因为行事高调，所以很快就陆续有旧臣加入，再兴军膨胀到三千人开始进攻月山富田城。但是因为准备不足再加之城中毛利守将天野隆重善于用兵，所以久攻不下，不得已转战他处。

作为毛利家来讲，自然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都被灭过一次的尼子家搞死灰复燃东山再起这种事儿的。

永禄十三年（1570），毛利军一万三千人浩浩荡荡开赴出云，山中鹿之介则亲率七千人出阵御敌，两兵交战不过半天便分出了胜负——鹿之介兵败而逃，毛利家则紧追不舍，一连数战之后，尼子胜久漂洋过海逃到了一座孤岛上，而鹿之介则为毛利元就的次子吉川元春所擒获，然后被幽禁了起来。

本来是想要杀他的，但元春念在其好歹也是一员猛将，统帅高武力高，感到杀之可惜，可又因忠诚度太高当场劝降不了，所以只能选择先关起来磨几个月磨软了再说。

却不曾想这俘虏很快就逃走了——当年夏天，山中鹿之介趁着自己正患痢疾，于一天夜里借口上厕所，一到茅房便翻墙而去，逃往了因幡国（鸟取县东部），在那里，他和尼子残党四百余人汇合，一起合伙做了几年海盗，因为他们考虑到若是今后还要复兴尼子家的话，肯定得花钱，这钱赚是赚不来了，只有用抢的。

不过一直搞这种生意也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这时候山中鹿之介又想到，若是能够依附于一家强大的诸侯身上，然后借他人之力攻打毛利家，岂不是能顺利地复兴尼子了么？

放眼全日本，当时具备这种实力而且确实正在对毛利家下手的诸侯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织田信长。

对于山中鹿之介的投靠，信长表示了极大程度的欢迎，不仅当场赞誉他是条好汉子，并且承诺可以在将来织田家的天下里，为尼子家留一个空位，前提是尼子家必须臣服自己。对此，鹿之介代表尼子家爽快的答应了，接着，他被安排到了当时负责中国（日本中部）攻略的明智光秀手下。

而那位逃到岛上去的尼子胜久，在不久之后也来投靠了织田家，被信长任命为上月城的城主，和羽柴秀吉一起攻略毛利家。

在光秀那里，鹿之介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个叫野野口丹后的人和他关系最好，虽说这人的地位不太高，但鹿之介却丝毫不介意，两个人凑在一起经常吃个饭聊个天啥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某日，野野口丹后又找到了鹿之介，说今天晚上下班了来我家里吃饭吧，我们家搞到了新鲜的野猪肉，这玩意儿挺难得的，不尝尝下次就没机会了。

鹿之介一口答应说好，晚上准时来你家，不见不散。

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了，然后山中鹿之介去明智光秀那里汇报工作，说完弄完之后正起身要走，被光秀给叫住了：“鹿之介，今天晚上到我家来洗澡吧。”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的是，尽管在今天看来请人去自己家里洗个澡冲一把凉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当在当时的日本，是规格相当高的招待，尤其是上司请下属去洗澡，那基本上就等于在暗示“我要提拔你”了一样。

鹿之介首先表示了感谢，接着又婉言谢绝：“大人，在下今天已经和野野口大人有约在先了，所以很抱歉无法接受您的好意。”

说着，他跪倒在地表示歉意。

听完这番话之后，明智光秀只是微微一笑，然后命人拿来了两只刚射下来的大雁交到了鹿之介手里：“本来想今天晚上用来招待你的，现在你就拿去，代我向野野口问好吧。”

其实光秀是个很有修养很温和善良的好男人，只不过因为发动了一场本能寺事变，弄得后世对他摸黑颇多，这才造成了现如今一些游戏里动画里你看到的那副阴森模样。

天正五年（1577），织田信长任命羽柴秀吉为对毛利家作战总司令，并将山中鹿之介从明智光秀身边调走，派入上月城，和尼子胜久一起与秀吉共同作战。

上月城位于兵库县西部，是羽柴军和毛利军交战的风口浪尖之处，经常会受到毛利家的强袭，而这座城池本身又造得不是特别牢，所以立原久纲曾多次提出，希望尼子胜久能够放弃上月，随羽柴军的部队一起对毛利家用兵。

但是鹿之介却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秀吉对尼子家的遗臣不薄，做人要知恩图报，理应坚守上月为他减轻负担，更重要的是，这小小的上月城，说白了其实就是尼子家复兴的唯一希望，一旦失守，那么此生主家复兴就将成为泡影，所以绝对不能丢。

尼子胜久听取了鹿之介的意见，决定死守到底。

天正六年（1578）四月，毛利家率六万大军围攻上月，尼子家再度陷入重重包围，犹如风中残烛，秀吉闻讯后立刻发兵去救，却不想此时三木城（鸟取县内）城主别所长治突然谋反，宣布独立，措手不及的秀吉只得向信长求援。

织田信长表示，事已至此，只能放弃上月城了，先把造反的那厮给解决了吧。

秀吉很失望，可信长的话他不能不听，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手里也没有多余的兵，所以想不听也不行。可真要他做出放弃友军见死不救的事情，秀吉还是很于心不忍的。

于是派遣了一名使者通知鹿之介，自己会佯攻毛利，让尼子军乘机突围而出。但是，笼城双方的实力太过悬殊，照那个形势看根本等不到羽柴军的佯攻就会沦陷。在这个时候，尼子胜久亲自来到了毛利军阵中，找到了主将小早川隆景，表示自己愿意开城投降然后切腹自尽，唯一的条件是不准伤害上月城里的任何人。

小早川隆景同意了，当年7月，胜久切腹，年25岁。

依照之前的承诺，对于城里的其他人，都应该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事实上毛利家也的确这么做了，只是唯独对那个山中鹿之介，隆景相当的不放心，生怕这哥们儿复兴尼子家贼心不死，尼子胜久虽说死了，可难保他过两年会不会再找出个尼子赢久尼子败久之类的人来跟自己家作对，所以必须得找个借口把他做了。

要说巧也挺巧的，就在此时山中鹿之介居然亲自跑来找到了小早川隆景，说自己跟毛利家的吉川元春有过一面之缘，所以想趁着这次机会去上毛利家跟他碰个头，谈谈人生，说说未来，还望小早川大人引见引见。

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都是毛利元就的儿子，两人是亲兄弟，只不过从小就被他们老爹分别送到当地豪

族吉川家和小早川家当养子，这才变成同根不同姓。

隆景知道上回鹿之介借口拉稀跑肚然后直接跑路的事情，他明白眼前这人跟自己的哥哥肯定没有什么好谈的，想见上一面纯粹是个借口，至于真实目的，虽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但隆景目前自己也猜不透，不过他还是安排人将鹿之介送往吉川元春处，安排他们见面。

其实鹿之介知道吉川元春是毛利家最能打的人，故而想借此最后的机会孤注一掷将其刺杀——反正尼子家复兴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不如破罐子破摔拉几个垫背；而小早川隆景也晓得山中鹿之介是复兴尼子的最后星火，所以想趁着这回送他去吉川家的路上真正地送他上路。

于是心怀杀机的鹿之介就这么启程了。途中经过备中国（冈山县）甲部川，就在他停下歇脚顺便眺望河水的时候，随行的毛利家家臣河村新左卫门突然拔出腰间的武士刀，从背后将鹿之介一刀砍翻在地，但却并未致命，随后，鹿之介从地上爬了起来和新左卫门扭打在了一起。此时，另外两名同伙福间彦右卫门和三上淡路守也赶到了现场并加入了战斗，十多分钟之后，身负重伤的鹿之介被三人砍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来。

那一年，他34岁。

山中鹿之介这个人，在日本历史上一直是被当做武士的典范来宣传的，首先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武士所该具备的一切特征：忠诚，勇敢同时武艺高强，最后一点在当时尚武的日本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鹿之介第一次杀人前面已经说过，是在他10岁之前，具体讲来，其实只有8岁。在那个把武勇看的比什么都重的年代，这点是相当弥足珍贵的——杀人越早，你的名声就越大，无论你杀的是战场的仇敌还是小菜场卖葱姜的大妈。实际上这点在当年的中国也是这样，还记得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时身边带着的那个小正太秦舞阳么？书上没有说他会什么武功也没有说他一顿饭能吃几斤肉，就凭他那“年十二，杀人，人不敢忤视”的骇人经历，司马迁便免费送其一个“勇士”的头衔，尽管后来这家伙在秦王跟前的表现怎么都扯不上勇这个字，不过也由此能看出，年幼杀人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武者而言是多么重要的因素了，尽管在现在是典型的目无法律的犯罪行为。

具备了以上一切的鹿之介已经足够担当得起“真武士”的称号了，但真正让他成为天下武士典范的，却是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纵观他一生，不管干什么首先想到的都是复兴尼子家，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他比传说中的Keroro军曹他们还要惨，人家Keroro小队好歹还是每次都“只差一步”，可他山中鹿之介却是连复兴的希望之光都没能看到过几回，每次刚刚有了苗头，就被人灭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即便如此，他却依然没有放弃，始终坚持以复兴尼子家为己任，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至死不改。

其实他很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同时也知道在这样的形势下，该怎么做才对自己是最有利的。鹿之介的好朋友，也就是当年弯弓搭箭射川大膳的那个秋上伊织介，后来投降了毛利家。在鹿之介被吉川元春软禁的时候，两人见过一面，当时伊织介羞愧得不得了，满脸通红地说道：“我今天看到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把脸往哪儿搁，想当年我们一起长大，共同立志复兴尼子家，可现在我却委身投敌，真是羞恨难当。”

可鹿之介却非常淡然：“武士乃是流通之物，怪不得你。”

说完，两位旧友把酒言欢，畅谈过去，没有丝毫心隔。

鹿之介理解自己的朋友，也理解这种行为，甚至能知变通并理解所谓的武士不一定要到死都跟着一个主君的道理，但他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和毛利家抗衡，立志复兴尼子家，即便知道前途一片漆黑，却还是一条路走到底，毫无怨言。

这种精神相当受日本人推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战场还是商界，都是如此。看看今天的少年漫画吧，哪个主角不是被人打了又打砍了又砍弄得人家拳头打肿了刀砍断了他还不肯倒下，哆哆嗦嗦地从地上挣扎起来鼻青脸肿地说上一句：“同样的绝招，对我们圣（哔——）士是不管用的哦...”

不管定下的目标有多么遥远，不管自己的对手有多么强大，只要心中已经做下决定，哪怕胜算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那他也会为了这零点零一付出自己的百分之一百，即便被大卸八块也毫不退却。

这就是日本人。

当然，只是那么一小部分，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小撮看似傻瓜的家伙，才能让日本成为今天的世界强国。

第五章 日本的相扑

出处：第二卷 梦幻风铃 第九卷 谎话成真机等

相扑，是一种日本群众非常喜闻乐见的运动，在各种文学漫画动画作品中均有出现，《哆啦A梦》也不例外，而且出现的程度还相当普遍，所以很值得一说。

话说相扑这玩意儿跟歌舞伎剑道之类的一样，应该算得上是日本的国粹了，这个已有定论，没啥太大的异议。

关于相扑的起源，通常有两说，一种认为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另一种则是认为来自于中国，如果根据常理来推断的话，似乎是第二种比较靠谱些，毕竟日本有太多的东西传自中国，相扑自然也不该例外。

但历史这玩意儿毕竟不是几何证明题，不能这么个一概而论的搞推理，故而还是相当有必要地说道说道。

单从历史文献上来看的话，相扑的雏形（注意是雏形）起源于中国，这是确切无疑的，早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上就有记载，说当年黄帝跟蚩尤对干的时候蚩尤以及其部下喜欢拿头上长着的角去顶黄帝他们（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头，以角抵人），这种被称之为“角抵”的动作，便被后世认为是相扑最早的起源。

姑且不论蚩尤铜头铁臂以沙石为食这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光是头上长角恐怕也是很难让人相信“角抵”是确有其事的吧。所以虽说有记载，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将此段忽略不计。

不过虽说如此，但也足以证明以头相触，互相角力这样的运动在中国的历史够长够悠久。基本上是可以认定无论和千年后的近现代相扑有多大相似度，至少最初的源头，是在我们这里。

而相扑这个词，则应该是出现在西晋时候，由此也能证明之前的那句话多半是无差的。

至于日本方面关于相扑的最早记载，则是在成书于养老四年（720）的《日本书纪》，根据这本书上的记载，说是在垂仁天皇七年（大概公元前23年）的七月七日，也就是七夕节的时候，天皇于御前举行了盛大的相扑比赛。

日语中，比赛被称之为“试合”，读作siai（西爱），但是在垂仁跟前的这场相扑大赛，却被写成了“死合”，读音仍是siai未变，但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是比试比试，一个则是比到死。

不过考虑到大家的生命都是很宝贵的，没事儿闲着谁也不肯跑到天皇跟前穿了个兜裆布光着屁股跟一个

不认识的人拼死拼活的，所以为了调动众选手的积极性，天皇又下了一道很阴险的圣旨，说谁能把自己的对手弄死，那就能同时获得对方的领地或是俸禄。

简单说来就是我打死了你你家你老婆就是我的了，你每个月的工资也都归我所有。

这一听大家就高兴了，毕竟领地这玩意儿本身就是靠抢的，跟上阵打仗没啥两样，那就干吧。

话说在这选手队伍里有一个叫当麻蹶苏的，算是当时全日本最强的大力士，当下他便主动站出来对天皇说：“皇上，普天之下无人是我敌手，说老实话，我自己都在寻找更强的人挑战，但找了半辈子，全都是些不中用的货色，我想这场比赛我就不参加了吧，免得有欺负人的嫌疑。”

这话说的实在是招人恨，于是当场又站出来了位仁兄，表示自己愿意挑战当麻蹶苏，生死自负。

此人名叫野见宿弥，出云国（岛根县）豪族，在家乡算是第一能打之人。这次特地前来参加死合以弄几块领地回家去让老婆过好日子的。现在一看当麻蹶苏如此嚣张，便热血方刚地燃了一回。

垂仁天皇一见有人接茬儿，顿感好戏开场，连忙命人拉开场子给这两位腾个地儿，并亲自当起裁判。

一声令下，双方立刻扭打在了一起，虽然全日本都认为这是史上第一次相扑，但实际上当麻蹶苏和野见宿弥谁都没有用相扑的招儿，而是都使着一套王八拳，从抽人耳光到蹬人胯下什么都干，只求把对方打倒。

看着这种打法，怎么都不像是相扑，倒是很有一些现代格斗K-1的风格，不过就算是K-1那也是有规则的，再怎么着你打死人是肯定不行滴，当然，踢裆挖眼同样不行。

经过一番较量后，野见宿弥一脚踹断了当麻蹶苏的肋骨，接着又紧追不舍再次大踏步向前踩上了一只脚在对方的腰部，狠命一顿用力之后，当麻蹶苏眼瞅着就活不成了。

获胜之后的野见宿弥不仅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当麻蹶苏的领地，并且还受到了垂仁天皇的重用，成为了御前贴身侍卫，不仅如此，这位勇士后来还成为了门神一般的人物——垂仁天皇死后，生怕在阴间遭遇不测，特地命人以野见宿弥为模特打造泥人数只用于陪葬，后来也成为了日本上流社会的一种殉葬风俗。

再多说一句，野见宿弥的某位后裔相当有名，他叫菅原道真，乃是一代大儒，人送外号学问之神，换算成中国的神仙的话，大抵便是文曲星了。

一般认为，上述的这场七夕节的御前相扑，是日本历史上有记载的首场相扑比赛。虽说看起来相当不靠谱，首先这垂仁天皇是否真有其人就值得推敲，因为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这位皇上的寿命至少超过了130岁，别说在那年头了，就是在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除此之外，关于日本相扑的起源还有一个比七夕御前大赛更早的故事，只不过这事儿已经不再算是历史范畴内了，纯属传说。

且讲在远古时代，建御雷神和建御方神互相开战，都想夺取对方领地，但后来又觉得这种行为太累太不文明，有损自己神灵形象，于是便又约定说干脆这样吧，就我们俩来一场单挑，谁赢了，对方的领地就归他，多省事哪。

于是在某个不知名的上古时代，两位神仙于出云国摆下擂台，互相角力，最终建御雷神获胜，建御方神羞愧而逃，是为日本历史上最早的相扑。

这话忒不靠谱，所以我说过你听过就当算过。

相扑真正传入日本的民间，是在公元5世纪左右，农民为了预测或是祈祷丰收，往往会在田间举行相扑比赛，算是做给神灵看的文娱表演。到了明治四十二年（1909），明治天皇又将相扑定为国技，从此之

后，这项运动便成了可以代表日本的重要竞技之一。

到了昭和十六年（1941），为了加强所谓的“武道教育”，相扑开始走进了普通的中小学校门，成为了当时学生们的必修课之一。

二战结束后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所以相扑又和武道教育撇清了关系，经过种种改良之后，便又以日本的传统竞技出现在了擂台上。也就是今天你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综合以上的各种说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唐朝之前，日本就有相扑了，而且名字一直叫的是相扑，所以，这东西传入日本的年代多半能确定在西晋后，唐朝前，将其传入日本的，或许是南北朝受册封的倭王使者，也有可能是大名鼎鼎的遣隋使小野妹子（男），在传入之后，又经过日本本土数千年的改良和革新，终于形成了近现代相扑的模样——两个彪形大汉在一个小圆圈里互相角力，并能将摔跤技能也融会贯通其中，成为了既不失古典特色又有当代气息的现代格斗术，甚至还有相扑力士跑去K-1参加格斗比赛的事情发生，此人叫曙，是当年日本相扑圈中最强的一人，然后因为古格斗和现代格斗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所以曙力士在K-1的擂台上想要再巡回当年玩相扑时候的风光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不过混得据说还算不错，好歹上了擂台还能打几个人，不至于总挨人打。

顺便一说，在历史上其实还曾有过女子相扑，源于雄略天皇时代（456——479），他在即位的时候曾搞过一次，当时参加女赛的女子和男人们一样，光着上身只穿个兜裆布便开始互相角力了，故而后世多认为此举忒丫妨害风化了，于是便很少再有人敢去问津，到了现代偶尔也会搞两场，只不过女力士们都会穿着T恤来参加比赛，要想看这个看那个，是不可能的了。

第六章 武藏！小次郎！（日本两大剑豪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

出处：第十一卷 宝刀电光号

电视上正在放江户时代名剑豪宫本武藏和佐佐木小次郎的决斗，武藏仅用一根木棍就把对手给打趴了下来，看得胖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在空地里捡了根打狗棍挥着王八剑，然后召集伙伴当众宣布自己也要学习剑道，成为一名剑客。

当然，剑客就得跟人比剑，这是道上的规矩，那么选谁来做这个对手呢？

正当胖虎在一边舞剑一边寻思的时候，大雄有了一种相当不详的预感，所以便打算偷偷开溜。

“大雄！你在别人说话的时候偷偷溜走，破坏了我的情绪，我要跟你决斗！”

单方面约定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地点在大伙儿平常玩耍的空地上。

大雄自知若真去了那么定然是一场悲剧，所以赶紧回家向哆啦A梦求救，然而后者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剑，丢给了大雄：“拿着这个就没问题了，放心地去吧。”

大雄看着手上的这把名为电光号的宝剑，怎么看怎么都像一根普通的灯管，觉得忒不靠谱。哆啦A梦实在忍受不了这家伙的默默唧唧，决定带他去一次武藏和小次郎决斗的现场，让他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豪胆剑客，也能对自己今后的人生有所帮助。

结果大雄把时光机的时间给调错了，使得两人来到了距决战十年前的时代，刚跳下时光机就看到一个长得很挫的大个子正要动手打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废柴男，原因是那个废柴在路过的时候取笑了大个子那张

极为可笑的脸。

路过的大雄一看到大个子的脸就毫无禁忌的捂嘴偷笑起来，于是把人家惹的举起棍子就要砸。

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棍子还没砸到头上，大雄突然拔出腰间的电光号，以鬼神般的速度砍中了大个子的脑袋，连他本人都还没反应过来，那人便轰然倒地了。

原来电光号是22世纪的最新产品，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把普通的没开过封的日本刀，但其实它里面带有红外线雷达，能够自动搜索到有进攻意图的任何对象并作出自行反应，简单一句话，这是一把只要你拿着即便睡着也能帮你砍人的现代化武士刀。

大雄这才相信此刀乃宝物，于是便欢天喜地地准备回现代找胖虎一决雌雄。

两人正待要走，却被人给叫住了：“壮士请留步！”

回头一看，就是刚才的那个废柴，他本也是一名武士，只因为胆子太小，所以总也不敢与人刀刀对决，在看到大雄的英姿之后，感到若是能够得到这样的名师指点，那一定能让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便执意要其收自己为徒，怎么说也不肯离开。

实在是逃不脱了，大雄只能如实相告：“别看我这样，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废，之所以能打赢那个人，全靠这把刀。”

废柴男接过刀仔细端详了一番，自然也不相信这番鬼话，认为是大雄故意骗他以便脱身。正在两个人纠缠不清的时候，那个长着一张怪脸的大个子带着一帮人找了上来，说是要报刚才的一刀之仇。

然后还没把话说明白，就在一瞬间，这一群地痞流氓都被拿着电光号宝剑的废柴男给解决了。

他终于找回了自信，对两位恩人千恩万谢，还亲自送他们上了时光机。

临别之前，还做了自我介绍：“在下名叫宫本武藏，两位老师要保重啊。”

大雄和哆啦顿时如五雷轰顶，久久不能迈步。

宫本武藏，日本史上著名剑人，二刀流之祖。此人生于天正十二年（1584），16岁的时候参加过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关原会战，当时的他只是宇喜多家的一名足轻，战败后逃离了战场，之后巡游全国靠剑道混饭，同时一直在寻找愿意收留自己的诸侯，只是多年没有如愿，直到晚年才如愿以偿的成为了细川家的客座家臣，一年拿300石的高薪。

同时武藏也是一名水墨画家，工艺家以及兵法家，残留于世的除了一张张画的还算凑合的水墨画之外，还有一本名为《五轮书》的兵法作品，主要内容有二刀流教程，如何从单挑到群架的教程，如何战胜其他流派的教程，单挑和群架的本质以及宫本武藏这一生的介绍五部分。

武藏真正的剑人生涯是在他13岁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和人单挑，对手是新当流的有马喜兵卫，结果武藏赢了，据说还赢的很漂亮。旗开得胜的他从此一发不可收，在此后的15年生涯里，他先后和人用真刀对战六十余次，无一失败，成为了百战百胜的剑豪，其中，以庆长十七年（1612）和岩流掌门人佐佐木小次郎在严流岛的对决最为有名，此战过后，奠定了他在日本剑人界中流砥柱的地位。

以上的这一小段被后来的小说家文学家以及编剧们进行了无数次的渲染和编撰，又在银幕上亮相了无数次，使得无数人都信以为真，觉得宫本武藏就是这么厉害。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首先，那段东西是武藏他自己写的自传，根据他的一贯人品来看，可信度并不高。

所谓的六十次真刀对决，能够找到确凿证据的，不过十八次。

确凿的证据指的是对方的记载，即宫本武藏的某天日记里写到，今天上午我在门口小花园里和田中太郎进行了真刀对决，我大胜。如果在田中太郎的日记里也发现了比如“今天武藏找我单挑，被他阴了，靠”这么一段，那就说明决斗确有其事，若是太郎的当天或是近期日记里除了吃喝拉撒把妹泡妞之外只字未提，那就很值得推敲了。

其次，尽管武藏说自己是跟人真刀对决，事实上真正用能砍死人的武士刀对打的，不过两次，一次是跟京都吉冈道场的吉冈又七郎，还有一次是和用锁链的达人穴户梅轩，

除此之外，其余的所有对战，要不用的就是木刀，要不就和胖虎一样随便在路上捡个人家不要的棍子削得顺手了拿着打。

基本情形就是这样，当然，我也不是说宫本武藏就真的是那么不堪了，至少他开创了二刀流，这是真的，此外，那记录在案的十八次胜负，他的确也都是赢了其中的大多数。

只是，这赢了虽说是真的，但赢的手段可以说是相当的那个——往好听了讲叫耍手段，往难听了讲叫龌龊不要脸。

比方说，宫本武藏有一次要和一个剑士某甲比试，时间是一个星期后，在战前大家就约定，说是真刀比赛，生死自负。

然而，从那天起，某甲无论是出去买菜，吃饭还是和女朋友约会，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关于宫本武藏的传闻，比如说他一巴掌把人打飞了二十米，又比如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五个会空手道的黑帮，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武藏噼里啪啦打死了其中的两个，还有三个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据说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甚至还打算在富士山下给他宫本武藏立个牌子上面写剑之圣者四个字呢。

诸如此类的传闻，一直在某甲身边出现，每次都是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扎堆聊天的方式进行传播，搞的某甲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心里特别后悔跟这么个角色搞真刀对决，真是活腻了，但既然有过约定也不好反悔是吧，也只能怪老天不给自己活路了。

就这样，某甲提心吊胆地挨到了决斗当天，然后又提心吊胆地来到了决斗现场，发现武藏早已胸有成竹的站在那里了，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自信表情。

某甲那拔刀的右手开始颤抖。

“等一下。”武藏发话了，“这样不太好吧。”

“啥...啥？”某甲竭力让自己的双腿保持平静。

“我俩素未平生，何必以性命相搏，我看你也是条好汉子，杀了可惜，不如这样，我们就用木刀点到为止吧。”说着，武藏拔出了自己腰间的木刀丢了过去，“这是我常用的家伙，借给你吧。”

他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一根木棍，不用说，是刚刚捡来的。

如果你是某甲，此时此刻的你，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我想大多数人的心中此时都会涌上一股暖流，心想啊呀，大人物就是不一样，那么仁慈，那么慈悲为怀，高手就是高手。

你能这么想，还打什么架？回家去练练明年再来吧。

于是武藏就这么轻松获胜。

某甲怀着虽败犹荣的心情回到了家里，可让他感到奇怪的是，之前那些凑一团聊宫本武藏的人，似乎再也没有在自己家附近出现过了。

因为这些人都是武藏的弟子或者是直接雇来的，为的是给对手造成一种心理压力，等到了决斗的那天，再提出以木刀代替真刀，又能给对手一种极大的宽慰，这样一上一下的巨幅心理落差，能直接造成对方战意丧失的结果。

说白了，武藏搞的就是一套“功夫在剑外”的把戏，通过心理战人为大幅度削弱人家的战斗力从而取得胜利。

受害者不光有某甲，还有某乙，某丙，某丁等等，事实上他的大多数对决胜利，都是靠这种方法赢来的。

在这些倒霉的甲乙丙丁里，最出名的，当属佐佐木小次郎。

在说小次郎之前先来辟一个谣，长年以来，很多人被游戏，动画等一些东西所误导，错误地认为佐佐木小次郎是个长得很帅的美少年，在花一般的18岁时便死在了武藏的刀下，如樱花凋落般让人怜惜。

这个说实在挺扯淡的。虽说小次郎的身世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究竟打哪儿来，有人说是当年被织田信长灭国的南近江大名六角家的遗腹子，也有的说是越前国（福井县）某大财主的独生子，很多年来都没个定论，不过无论他爹是谁，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小次郎的剑道，是跟着中条流的钟卷自斋学出来的，同时，也和同门的高手富田势源学过两下子。

富田势源死于天正七年（1579）左右，两人的交集顶多不会超过这个时候，换言之，即便小次郎天生就是剑圣的命，三岁能拿刀，那么他也是天正四年（1576）出生的人，在庆长十七年（1612）的严流岛决战时，至少有个36岁。

也有人认为那会儿的小次郎已经是个50多的老头儿了，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因为有些耸人听闻，所以在此不做大肆渲染。

小次郎的剑道天分很高，他擅用刃长三尺的大刀，打斗时挥舞如风，没有感到丝毫不便。还在中条流家做徒弟的时候，便自行领悟出了绝技燕返，据说这招是以极快的速度出刀砍杀对手，速度之快，连素以灵敏度极高的燕子都无法躲避。

话说回来，用的是长刀却能做到出刀快速，着实可见小次郎是个练武的奇才。

学成之后，他在西日本一带活动，背着一把名为物干竿的长刀四处和人切磋，并自创流派岩流，因为屡屡获胜从而名声大振，终于在庆长十七年（1612）的时候引起了福冈地区的诸侯细川忠兴的注意，他特地让人把小次郎请了过来，让他为自己指导剑术，两堂课一上，忠兴觉得这人的确有些真功夫，便希望他能够留在自己身边做专门的剑术教练，并且还给家臣待遇，也就是佐佐木家的人世代代都能成为细川家的家臣，属于编制内的公务员。

小次郎答应了，毕竟能够作为诸侯的剑术指导依靠官方的力量太推广自己的流派，这对于每个剑人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然而，正因为是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自然就会有人半道儿出来争食儿的，那人就是宫本武藏。

却说这武藏那几个月正好在福冈教徒弟顺带阴人，听说细川家要找武术总教练，想想自己大小也算个名人了，于是便来到城中毛遂自荐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是二刀流的创始人，从小跟人练到大就没输过，所以这个教头的位子，还是让自己来比较合适。

细川家表示我们已经请了岩流的佐佐木老师了，所以就不劳您费心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

不想宫本武藏阴笑几声，说佐佐木那厮当年是我的手下败将，你们怎么连这种人都请？细川家原来就是这种货色啊，也罢，也罢，当我瞎了狗眼，我走，现在就走，多呆一秒都嫌得慌。

说完，带着徒弟就准备离开。

“且慢。”

武藏早就料到了会有这声阻拦，所以对方话音未落就转过了身子：“您有何吩咐？”

“请等下，我们去问一问，过两天您再来吧。”

细川家的人其实是想去确认一下小次郎是否真的输给过武藏，答案自然是明摆着的——他连武藏是谁都不知道，这胜负又从何谈起。

这个也是武藏早就料到的，对此，他的解释是小次郎怕丢人，不敢承认，为了证明确有其事，他还特地把胜负的时间和地点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真有这回事儿一般。

于是对方愣住了，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这个反应也是意料之内的，武藏一看时机已经成熟，便说道：“是真还是假已经不重要了，要不您就让我和小次郎再次决一胜负，谁赢了，谁就担任这个职位，如何？”

这位细川家的家臣说这是大事，自己不敢擅专，要领导批准的，您还是再等两天吧。

数日后，细川忠兴亲自发了话，决定让小次郎和武藏用真刀对决，地点是严流岛。

这地方位于今天的山口县马关海峡，地如其名是个岛，一边打一边还能看看海景听听海涛，应该说是个不错的地方。

无论是武藏还是小次郎，对此都没有意义，尽管后者有些纳闷：这家伙究竟是谁？

时间被定格在了庆长十七年（1612）四月十三日，这是约好比试的日子。这天，佐佐木小次郎早早地就起了床，然后按照约定坐船赶往了严流岛，不过上午七点，他就在由细川家众家臣组成的见证团的陪同下，坐在了沙滩的小马扎上，静等武藏的到达。

此时的武藏还在被窝里。

7点30分，武藏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

8点，约定的时间到了，小次郎站起身子眺望远处，但并没有看到任何往这里开来的船只。

这时候的武藏刚刚出门。

9点，小次郎坐在马扎上不停地踩着沙滩，相当焦急，不时地问身边人武藏那丫的是不是不来了？

当时的剑道比试胜负有两种，一种是对决过后分出输赢，另一种则是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另一方不战而胜。评判缺席和迟到的唯一标准单位就是天，即你迟到了一分钟也算你迟到，可如果是缺席的话，必须是一天不来才能算。

所以现在武藏最多是迟到，不能判缺席，小次郎如果想分胜负的话，必须得等下去，一直等到第二天天亮。

10点，海边缓缓驶来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人，一个划着桨，一个拿着桨，拿着桨的那个，正是武藏。

心急火燎的小次郎猛地从位子上站起来，顾不得一阵轻微的头晕，扯开嗓子就是一声怒喝：“武藏，你丫的让我好等啊！”

一边说一边将握在手上的刀给拔了出来，然后把刀鞘往边上一丢，摆好了Pose。

“哈哈哈哈！”武藏仰天狂笑，“小次郎，你输了！”

“你胡说什么呢，快下来！”迟到不算还扯淡，小次郎非常愤怒。

“所谓胜者，是不会把刀鞘丢弃的！”武藏从船上跳了下来，手里依然拿着刚才的那根桨，“我不想杀你，就用这个跟你打吧。”

已经非常火大的小次郎打算使个燕返把武藏一刀劈死，但突然有一种很晃眼的感觉，对面站着的武藏仿佛如同飘着的一半，忽隐忽现，看不大清。

小次郎重重地揉了揉眼睛，又摇了摇头，好让自己清醒过来，可不管怎样，武藏的身影看起来就是那么扎眼，也别说使出燕返了，就是想看清他的动作，都有一定的困难。

还没等小次郎从困惑中反应过来，武藏挥起船桨照着他脑袋就是猛的一下子。

浸过水的木头打人杀伤力更大，小次郎当场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趴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武藏胜了。

胜因有三，第一：他故意迟到，让别人心焦，严重影响水平发挥；第二，他用语言刺激对手，打乱其步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的武藏特地算好时间和位置，使得自己是背对着阳光，而小次郎自然得面对着阳光，强光照射再加上海面的反光，使他根本就无法看清武藏的身形，跟别说动作了。

说到底，这次对决其实就是宫本武藏趁着佐佐木小次郎心焦意乱气急败坏头晕目眩的当儿给了他一记闷棍，除了这些阴人招数之外，没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

武藏很清楚自己的胜利是多么的肮脏，由于生怕小次郎事后报复，他特地让自己的门徒悄悄上岸，趁着细川家的人离开而岩流弟子还未来得及登岛迎接师傅的空儿，将虽负重伤却并未丧命的小次郎给活活捅死了。

细川忠兴事后也明白了个中的细节，所以尽管武藏获胜，可他却并没有依照自己的诺言聘其来当自家的家臣，一直到快三十年后，细川忠兴都挂了，他儿子细川忠利才让武藏当上了客座剑术指导，仅仅是客座，不算在编制内的。

我不否认对于一名剑士而言，胜负确实是尤为重要的一样东西，胜了，或许能就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若败了，很可能连性命都难保。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也不能说宫本武藏就怎么怎么地了，人家也不过是一心求胜而已。

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远比胜负重要的东西，比如人格，比如尊严，比如同伴。

有的人输了，但他不一定是失败者；有的人胜了，却不见得就真的是赢家。

番外篇：史上最强剑

昆夷道远不复通，传世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鍔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说完了剑人，现在该来说说宝剑了——当然，宝刀电光丸肯定是并不存在的。

话说开头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日本刀歌》，作者是活跃在北宋时代且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而诗的内容也正如题目所言，是称赞日本刀的。

所谓日本刀，一般而言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的是产地为日本的刀具，哪怕是一把菜刀，只要made in Japan，那就能称作日本刀；狭义上，则有个特指，指的是一种叫做武士刀的刀具，而我们现在要讲的，正是这后者。

其实无论那些民族主义小愤青们愿意承认还是不愿意承认，武士刀作为一种兵刃，其在冷兵器时代那华美丽的江湖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即便被称为天字第一刀都不为过。

实际上这一点大多数人都已经默认了，包括愤青在内，一般他们不会对此再做出什么异议，而是采取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手段，声称武士刀是源于中国的唐刀。

这种说法的动机一般有两种，第一是民族主义者，恨不得天下万物皆出于中华，这样一来就倍儿有面子；第二种是开网站卖刀的，主要经营什么龙（哔——）宝剑太（哔——）宝剑等等，用来给自己打广告：瞧瞧，爷卖的是日本刀的祖宗，那祖宗的活儿能有错么？错不了。

广义的那种made in Japan的日本刀，其实早在古坟时代（三世纪中至七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现今还有文物保留，经过鉴定后发现那把被称之为金错铭铁剑的日本刀铸造于五世纪前后，跟唐朝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日本刀和唐刀之间就完全没有交集，事实上在唐朝时候，很多中国造的刀被输入到了日本国内，因为和同时代的日本刀比起来，唐朝的刀确实有着很多它们所无法超越的优势，所以一时间备受日本人喜爱，很多刀匠也纷纷开始仿制了起来。

从唐朝直接进口到日本的刀，叫唐太刀；而日本匠人仿制的，则称作唐样太刀。

不要看着太刀就以为是武士刀了，实际上不管是唐太刀也好唐样太刀也罢，那都是直刀。

我们知道，武士刀是弯的。

在平安时代（795——1185）初期，日本刀开始出现了风格明显的变化，不再一味地山寨中国刀剑而是有了自己的原创，那就是把刀身给做成弯曲状，俗称湾刀。

湾刀之所以要弄弯，据说是为了方便骑马砍杀。

总之，武士刀和所谓的“唐刀”之间，虽然不能说一丝干系都没有，但真要讲前者是从后者演变来的，后者是前者的祖宗，那也是不妥的。

到了战国那会儿，因为时代的需要，使得武士刀也跟着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无论是生产的数量还是产品的质量，都达到了一个之前不曾有过的巅峰状态，很多被后世当传世宝贝捧着供着的名品，都出自那年头。

而在日本无数的传世名刀中，最为传奇最为世人所知的，则是一把被誉为“妖刀”的宝刀，它的名字叫做村正。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村正并非是刀名，而是人名，确切地说，是刀匠的名字。

村正，全名赤坂村正，本是浓州（岐阜县）出身，但自幼便随做刀匠的父亲赤坂兼村迁移到了伊势（三重县），成年继承家业之后，他将美浓国，大和国（奈良县）以及相模国（神奈川县）三处的打铁技能相结合，自创了一套造刀技艺，做出来的刀锋利无比重量又轻，集美观和实用于一身，因此赤坂村正本人也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刀匠。

而这批刀上，清一色地刻有村正的铭文，也就是所谓的村正宝刀。

此外，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的时代，赤坂村正的嫡系子孙们也都成为了刀匠，并且因为村正铭文的刀过于出名销量好，所以他们各自的名字并不叫村正，但他们做出来的刀枪剑戟上，却统一规划地刻着村正铭文。

据统计，这村正之名，至少被他们赤坂家用了三代。

谁也不知道赤坂家那三代人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到底造出了几把村正刀，人们唯一知晓的，是那些个村

正刀在出炉之后的数百年里，创造的那一个又一个惊悚骇人的怪谈。

话说在战国时代，有一位叫松平外记的武士，不知为何在某天突然杀掉了自己的朋友，然后切腹自尽，所用之刀，就是村正。

在江户时代，曾经有一个小偷将一户人家代代相传，用来镇宅辟邪的村正宝刀给连刀带鞘地给顺走了，可在将刀拔出鞘的那一瞬间，手突然抖了一下，右手手上的那把刀把自己的左手给活生生地切掉了。

还是在江户时代，有一位刀商弄到了一把村正，因为他知道关于这把刀的可怕传闻，所以人为地对刀进行了一番改造：把铭文上的村正给刮掉，又重新刻上了同为名刀铭文的正宗二字，然后非常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样一来便能平安无事了。

但显然这种小儿科的把戏是根本就不能阻挡村正的厄运的，那位商人最终还是举起了村正，先是杀掉了自己的妻儿，再是将刀插入了自己的腹中。

杀人动机则无人知晓。

关于村正的可怕传说，如果真要讲的话，那绝对是能再出一本书的。

不过，以上这些事情并不足以让村正成为日本最为传奇的刀刃，真正让妖刀成为传说的，还是因为和某人以及某人的家族给扯上了干系的缘故，那人的名字叫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简单而言就是日本伟大的政治家，江户时代的开创者，人送神号东照大权现。在日本，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被尊之为神灵的人物。

而他和他的一家，却与村正结下了种种不解之缘，而且还是孽缘。

德川家康的祖上乃三河（爱知县东）的松平氏，他爷爷叫松平清康，是个生猛之辈，年仅13岁的时候，就把三河国里头大大小小的土豪地头蛇们给打了个遍儿，所到之处战无不胜，被打败的人里头还有一个是日本另一位战国豪杰织田信长的亲爸爸织田信秀，那信秀虽然人称尾张之虎，但在清康活着的时候，就没占过三河松平家几次便宜，被打得跟三孙子一般。

然而就是这个战神一般的松平清康，却在天文四年（1535）他24岁的时候遭遇了不幸。

那一年清康在进攻尾张国（爱知县西）守山的时候，为家臣阿部弥七郎所杀。

杀人的动机是有传言说弥七郎的父亲要谋反，弥七郎为了为父亲辩白而来到了清康的大本营，结果理越辩越黑，话越说越没由头，着急上火的弥七郎不知怎地就鬼使神差地动了刀子，并莫名其妙地把自家主公给放倒了。

而那把插入松平清康身体里的凶器，便是刻有村正铭文的短刀。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说法是，清康不仅被砍了，而且死相极为凄惨——他是被一刀从右肩一直劈到左腹。

松平清康死于村正，这只是一个开始。

天文十八年（1549），继承了清康衣钵的其嫡长子松平广忠，被家臣片目弥八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给用剑扎死了。

据说是这位弥八殿下某天看见广忠之后，突然全身抽搐浑身哆嗦，如同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二话不说上前就拔出了自己腰间的宝刀并用它热烈的招呼了自己的主公。当他打完招呼之后，发现自己的主公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歇菜了。

这把宝刀的铭文，也是村正。

到了孙子德川家康那一代，也依然没能逃过村正的厄运。

话说在庆长五年（1600）爆发的那场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斗，关原合战中，东军总大将德川家康莫名其妙地就被一根刻有村正铭文的长枪给刺伤了手指。

虽说只是轻伤而且还是手指的轻伤，但这事儿也忒蹊跷了点。

要知道总大将本人是断不可能拿长枪这样的武器的，而由于自己爷爷和自己父亲都死在村正之下，所以家康特别有过指示，那就是自己手下一律都不准用任何村正铭文的武器，可结果还是被撞上了，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真有诅咒。

就当世人普遍都以为三代人打造的宝刀村正狠狠地坑了德川家康祖孙三代之时，殊不知，其实就连那家的第四代，都没逃出这个诅咒光环。

话说在天文七年（1579），德川家康的嫡长子德川信康，因为恶了他的老丈人织田信长，所以被要求切腹自尽。

当时的信长如日中天，势力极大，虽说逼着自己女婿自杀怎么看都不合理，但德川家康面对如此人物，也不得不做了一回缩头乌龟，被迫答应。

上一本曾经提过，在切腹的时候，必须需要一个人，在自杀者刀切开腹部之后的一瞬间，挥刀将其头颅砍下，迅速将其人为杀死以减轻他的痛苦。

这个人叫介错。

担任德川信康介错工作的，是被后世誉为日本忍者之神的服部半藏。

切腹那天，当德川信康在肚子上划拉完口子之后，便身体前倾，等待着服部半藏的最后一刀。

但是过了很久，都没能等到。已经疼的满头大汗的信康回过头来，轻轻的说道：“半藏...动手吧。”

此时的半藏，早已将手中的武士刀丢在地上，跪伏着泣不成声。

监斩人天方道纲见状生怕信康过于痛苦，含泪捡起了地上的刀，说了一声：“抱歉！”然后挥刀砍下了自己少主的头颅。

当天，两人回到浜松，给家康看了信康的首级并且详细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家康听完之后，只是对着边说边哭的半藏叹道：“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不忍下手，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旁的天方道纲听了当然是难过万分，但家康却没有怪他，只是淡淡地问道：“你砍下信康头颅的那把刀，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看的结果就是德川家康发现那把刀上的铭文是村正。

从种种迹象上来看，人们有理由认为，村正是一把妖刀，而且是一把专门克杀德川家的妖刀，其实德川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创立江户幕府之后，针对村正刀，德川家康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其实虽说是一系列，说到底不过就一句话：从即日起，无论官民人等，一律不准佩戴或是收藏铭文为村正的佩刀，不被发现则已，一经发现，立刻法办。

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随便说说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在宽永十一年（1643）的时候，负责替幕府管理长崎的长崎奉行竹中重义，因为涉嫌行为不轨而被幕府调查，最终认定他罪名属实，于是便判了个抄家流放的刑罚。

结果偏偏在抄家的时候出了大事儿，负责抄东西的幕府官员在竹中家的屋子里找到了一把充满着邪恶气

息的武士刀，拆开一看铭文，村正二字赫然映入眼帘。

于是，原本好歹还留了一条小命的竹中重义，这下是连活路都没有了——当下就被判了个开刀问斩，数日后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差不多的案例还有数起，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经过德川幕府的这么一闹，日本上下基本上就没人敢佩戴持有村正了，即便是胆子够大的私底下藏一把留作纪念，却也是终日小心翼翼惶惶不可终日，跟藏了颗原子弹似的。

与此同时，传了三代人的村正牌武士刀自然也就不能再产了，虽然这户人家仍然是靠造刀糊口，但原来的铭文是肯定不能用了。用来代替的新铭文叫千子正重，这是因为赤坂家的人们主要都居住在一个叫千子的小村庄里，再取村正中的一个“正”字的缘故。

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整个江户时代几乎绝了迹村正刀，在幕府创立两百多年后突然又火了起来。

其实这依然和德川家有关。

当时德川幕府已然走到了尽头末路，全日本各地都纷纷掀起了倒幕狂潮，于是作为让德川家害怕发抖了几百年的村正刀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许多倒幕志士四下出动，也不知道从哪儿就给挖出来了一捆捆的村正腰刀，然后给佩在了身上，虽说估计不会真有人指望靠这玩意儿砍下将军的脑袋，但多少也算是给自己的倒幕大业讨个口彩，吉利吉利。

像明治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就专门给自己弄过一把村正宝刀，还买过一把刻着村正二字的铁扇子。

甚至有的志士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村正，但为了表示自己人穷志不短，倒幕之心永不灭，特地在自己本身佩戴着的廉价水果刀上刻下了村正二字，以表心志。

就这样，经过日本上下这么几百年时间十几代人的来回折腾，村正的名声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了最具传奇色彩的“妖刀”。

时至今日，已是科学文明为主要的现代社会了，妖刀那一套，只能是坐在躺椅上纳凉的时候说给小孩听乐的乐子，尤其是正经的科学家们，对此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话说日本东北大学有一个叫本多光太郎的工学博士，曾经制造出一台可以测试刀刃锋利程度的仪器，然后伙同几个理工科宅男四处借来各种古代名刀，放在仪器里一一测出锋利指数。

只是当他们测试村正的时候，也不知怎么搞的，每一次测出来的指数，都是不一样的。

不管怎么检查机器，都是如此。

最可怕的是，即便是换了一把村正，测出来的数值依然是各自不同的。

这下，即便是将现代文明奉若神明的科学家们，也只是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